

※ 戴璉璋教授紀念專輯 ※

戴璉璋先生口述《周易經傳疏解》 撰作歷程節錄

羅聖堡* 整理

本文是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協助戴先生修改《周易經傳疏解》第二次工作會議部分紀錄。在正式進入口述歷史之前，筆者要先說明這段緣起，並且簡介戴先生遺稿札記的相關內容。同年七月九日，胡曉真老師、楊貞德老師、周大興老師一起上山探望戴先生。當時所上正在籌備「人文來風」初期錄音計畫，曉真老師力邀戴先生錄製一集。筆者利用與戴先生電話討論工作的機會，嘗試說服戴先生錄音，譬如：可以載老師回文哲所，也可以把器材載上山。最後採取折衷方案，我們於第二次工作會議時先試錄看看，於是有了這段口述歷史。不過戴先生聽完之後，覺得自己聲音不夠好聽，沒有再錄第二次，這段錄音成為《周易經傳疏解》修改歷程當中，唯一留下的歷史紀錄。筆者保存完整的錄音檔供校對查驗。依照口述歷史的要求，理當全部整理出來，全文其實也輸入完畢，但因部分內容月旦人物，此先省略。第二次上山，鍾彩鈞老師、蔣秋華老師、楊晉龍老師也一起同行，老師們分享當時近況的內容也一併省略。

筆者於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開始整理戴先生遺稿、筆記、藏書、書信等遺物，二月二十二日移交書信與玄學類藏書、筆記至文哲所圖書館特藏組；四月二十五日移交剩餘之儒學類、經學類遺稿。本以為自己從戴先生處學習的時間很短，告別式中仍只有敬佩之情。至最後移交日的前晚，清點所有稿件，從戴先生大學畢業時與高明先生的書信，到最後與林月惠老師的函稿，藉由種種遺物，經歷先生的學術生命，原來明日是我與戴先生真正的告別式。

戴先生修改《周易經傳疏解》的過程當中，常自比為唐吉軻德。筆者本以為這

* 羅聖堡，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。

口頭禪只是先生自嘲，當修改工作進入後段，與先生有更多時間談天時，才知此與先生對於文化經典的使命感，乃一體兩面之語，是不畏時風，欲持續傳播經典蘊含的人文素養，推廣儒學教育之心志。戴先生於文哲所退休之後，有八篇文章透露此志¹，其轉化馬一浮之經學觀，由於五經當中，以《詩經》、《周易》二經易使讀者有自我興會，欲據此推行「經典活化」之當代詮釋。

遺物當中，有一件二〇一四年「活化經典研究計畫」手寫定稿，副標題為「第一部分：《詩經》活化教學設計」，附錄「《詩經》精讀選輯」選定詩篇。當時沒寫的「第二部分」，其實就是《周易》。戴先生晚年撰作《周易經傳疏解》，為其擘畫「《周易》活化教育設計」之基礎。遺物尚有一紙題作「《周易選讀》參考資料」，配合「《詩經》精讀選輯」四大主題，選讀易卦為：

一、情愛	〈咸〉、〈恆〉	二、生計	〈屯〉、〈蒙〉
	〈家人〉、〈睽〉		〈需〉、〈訟〉
	〈漸〉、〈歸妹〉		〈小畜〉、〈履〉
	〈泰〉、〈否〉		〈頤〉、〈大過〉
	〈坎〉、〈離〉		〈損〉、〈益〉
			〈革〉、〈鼎〉
三、群處	〈同人〉、〈大有〉	四、生命	〈乾〉、〈坤〉
	〈謙〉、〈豫〉		〈泰〉、〈否〉
	〈遯〉、〈大壯〉		〈隨〉、〈蠱〉
	〈晉〉、〈明夷〉		〈剝〉、〈復〉
	〈渙〉、〈節〉		〈晉〉、〈明夷〉
	〈中孚〉、〈小過〉		〈中孚〉、〈小過〉
			〈既濟〉、〈未濟〉

¹ 依序為：1. 〈馬一浮六藝論的人文思想〉，《鵝湖月刊》總第407期（2009年5月），頁21-33。2. 〈關於人文的省思〉，《政大中文學報》第12期（2009年12月），頁1-14。3. 〈孔門對《周易》的解讀〉，《當代儒學研究》第11期（2011年12月），頁1-27。4. 〈儒學慧命與人文德業〉，《當代儒學研究》第13期（2012年12月），頁1-22。5. 〈興於詩終於易的成德之教〉，《當代儒學研究》第14期（2013年6月），頁1-22。6. 〈經典活化與靈根自植〉，《當代儒學研究》第15期（2013年12月），頁1-27。7. 〈儒家經典教育中的興發契會明覺憬悟〉，《語文教育學報》第2期（2016年12月），頁1-17。8. 〈活化經典的教材、教法〉，《鵝湖月刊》總第500期（2017年2月），頁2-5。

讀者閱讀《周易經傳疏解》，或可配合上述四大主題，瞭解文化經典的處世哲學。以下節錄戴先生試錄「人文來風」簡介本書的逐字稿：

開場白

戴先生：

儒家的思想，繼承孔子的思想。這兩個經跟傳，相差七、八百年。西周初年，大概是西元前一千一百多年。孔子以後有再傳弟子、後學，《易傳》的時間，有的晚到西漢初年，這樣長的時間差距，你不能夠把它混為一談。在思想上面，它這個七、八百年的發展，可以有很大的變化。所以我就想把它該分的要分開，經跟傳該分的要分開。當然傳，在解經方面，它有相當好的貢獻。有時候東西也不能說完全不相干，所以這中間要分要合，要花了一點工夫。這樣子去想，一個人閉門造車。那當然屈老師的書，並沒有像他的《詩經釋義》那樣子，詳詳細細地把每個句子都交代清楚。有些不清楚的，那我就參考宋人的東西，程伊川啊，朱子啊。《程氏易傳》有它的貢獻，他們解釋，訓詁文字都是很紮實的。朱子也是一樣。近代那個高亨，還有朱伯崑，他在晚年，有一個大概在海外經商的一個大商人出資，希望他來主持一個《易經》研究學院。他就跟我談。我跟他講，這個當然是很好，但是我說你要把握好一個基本的條件，只能夠談義理，不要談術數。

〈綜論〉的特色

戴先生：

你說卜、筮，都是連在一起，大家說卜筮不就古代那個東西嘛。卜是卜，筮是筮，當然卜是用龜，筮是用著草，大家都知道。可是我們今天的《易經》，跟甲骨文裏面的記錄的方式，這是白川靜提出來，我覺得很有意思。甲骨文不是分五期嗎？董作賓分五期。第一期最有代表性的，它那個甲骨文的記錄，它就是命龜之辭。第一步你要去求籤，你一定是告訴神明我有什麼問題對不對？要請問嘛。他不直接問神明，問命龜嘛，命龜之辭。第二段，它那個是繇辭。神明不是指示來了嗎？它指示不是用語言指示，它是用符號來指示。它就是甲骨文上面有裂紋，裂紋是什麼意思？這個解讀就是第二段。第三段，它還有驗辭。就是這個事情卜過之後，第二天，有的甚至是說一個月之後，這個事情真驗了，他把它記錄下來。甲骨文有這三段。

因為現在筮書只有《周易》，《周易》那個原典呢，它第一卦〈乾〉「元亨利貞」四個字。四個字究竟是，它不可能是命著之辭。我是查到那個，好像《周禮》裏頭吧，啊是《儀禮》，它這原來就有筮它那個記錄，什麼典禮上，好像饋特性的典禮上面。你要舉行典禮，你首先要筮。筮就是要問神明哪一天好，用什麼東西好等等。筮呢，它有命著之辭，它跟命龜之辭一樣。我為什麼要來求你，請問你，是因為我們現在要舉行典禮，哪一天好，命著之辭。著是那個著草的著。第二步呢，也一樣，等於是繇辭。那就是由專家畫卦，著草就是變成卦爻。畫卦之後再來解讀，沒有驗辭。所有筮書沒有驗辭，第三步沒有。

白川靜就有個講法。他說甲骨文為什麼有驗辭呢？甲骨文的重點，第一，它對特定的事件，像這個事情就是說王要出去，卜旬，卜旬之辭。就是接下來的時間，王是不是平安。結果卜出來有問題，說有事故，第二天去打獵果然就出了事故。這三段很清楚。白川靜那個書就把它擺在首頁。現在的《易經》，因為別的筮書沒有了嘛，《易經》本身，〈乾〉「元亨利貞」，這樣子的一個卦辭，它不可能是命著之辭，而且只能夠說是繇辭。就是這個卦出來了，告訴你「元亨利貞」。高亨就說「元亨」是要大吉啦，李申他們就說這是開始啦！這個解釋我們暫時不談。「元亨利貞」它是一個卦辭，它等於是這個卦對你的指示是這樣子，告訴你「元亨利貞」了。後面也沒有驗辭。《易經》的這個卦，所有六十四卦的卦辭，它不是針對一個事件來講，它就對卦本身顯示的意涵告訴你，這樣的一個卦就是個「元亨利貞」。所以我就自己有個想法，它跟甲骨文記錄的方式不一樣的。原來甲骨文，是王室為了表示所有的行為，都是神明同意的，它是個神聖的王朝。到周初的時候，已經把神聖的王朝這個觀念推翻，周初都是憂患意識。這樣子它就自己取那個卦裏面的一個斷辭，作為我們生活裏的一個警戒，生活的一個指標，所以它記錄的方式就不一樣。

所以我〈綜論〉裏面就是，我自己認為以前的人好像都沒提過。我就是這樣拿卜辭，跟這個卦辭對比之下，這個《易經》的卦辭，它的重點就已經是轉移了，不像甲骨文那樣的情況。這是我對於經方面的解釋。對於傳方面的解釋，我就拿孔子那個講「德義解經」的方式，那個方式好像特別去強調的人也不多。所以我就把傳的特色，把它寫出來，經的特色把它寫出來，這是最後〈綜論〉裏面，我自己覺得應該可以有點意思。

翻譯的過程

戴先生：

我這個翻譯，一方面是根據屈老師的指點。另外方面我還有一個要旨是，我過去教了很多年的古代語法。古漢語的語法，跟後來的文言文法，雖然差別不大，可是有它特色的地方。……我是說我在這方面是考慮了語法方面，所以扣緊它的那個意思。還有就是我能夠注意它前後的關聯性，這也是我的《疏證》的主要貢獻。

我《疏證》的一個主要目的是，比如說〈繫辭上傳〉、〈繫辭下傳〉，它有些東西上傳提了，下傳又去提。當年歐陽修就討厭嘛，他說重複又重複。可是它這個前後提法，有些細微的差別。它強調的是什麼東西，我把它綜合起來，給你一個說明。有的時候也許更能夠把握住它的真正意思，這也是我用所謂「疏解」。

一個是「解說」。「解說」就是像剛才講的，不完全是翻譯，是能夠接近白話的那種解釋。因為翻譯的話，你就受很多限制，什麼信、達、雅啦。你有些沒辦法有這個意思，我後面有證據可以說它有這個意思，但這個文句本身沒有顯示出來，我「解說」的話，就能夠把它靈活一點講清楚。所以接下來就用「疏證」，用經文本身來前後對勘的，例如「元亨利貞」四個字，有七、八個卦都有這四個字。你要在這裏也講得通，在那裏也講得通，能夠提醒你貫穿一致。這也是我的一個做法。

最後就是一個綜合性的討論。我就希望說能夠給年輕人一個接引的、通識的讀本。跟你們寫博士論文不一樣，你們那個是專家之學，我這個是通識之學。

完成後的心願

戴先生：

這是我的心願。我在想，我希望古經典，從五四以來，被誤解得太深太深。現在即使有很多年輕人願意去讀……引經據典，就被整個文句框住，跳不出來。經典不應該是這樣子。所以我就想，我們這一代的人，能夠做得好的就盡量做，做出來之後，希望這個經典能夠傳下去，沒有別的。現在臺灣這邊也危機重重，大陸的情況也危機重重。所以我就躲在這個地方，兩眼朦朧訂六經。我就做這個事情。我跟那個小主管講，我以後絕對不寫了，我到這裏為止，也不過四百多頁。

